

散文

我家面坑而居，坑边有棵大柳树。树身向坑倾斜，春季到来，细长柔软的柳丝低垂水面，微风一吹，打秋千似的扫击水面，掀起一波又一波涟漪，逗得鱼儿欢蹦乱跳地嬉戏，人们戏称它为鱼儿柳。鱼儿柳有四尺来粗，什么时候栽的，爷爷也不知道。

鱼儿柳是村里一道风景线。夏季到来，坑水清清，太阳才一竿子高，男孩子们就脱光身子，赤条条地跳进坑里。他们洗澡不是为了去热除垢，而是做水上游戏，讨得一时的畅快。脱光身子后，他们簇拥到鱼儿柳跟前，像猴子沿吊桥般走到鱼儿柳的梢头，然后眼睛一闭，耸动身子，一头扎进水里，一个接一个，越跳越快，越跳越高，比大胆，比敏捷，看谁跳出花样。水上响起沸腾的呐喊声、逗笑声，直到家长掂着鞋或者抡着棍骂来，大家才余兴未消地离去。

女孩不敢跳水洗澡，但她们也常常仨仃两两地爬到鱼儿柳上，坐在枝桠间，看书或者讲故事，领略一下水上风光。一次，几个小女孩在鱼儿柳上讲故事，一个小女孩还坐在树上，手攀着枝条，

晃动身子，作大姑娘坐轿状，陶醉得神魂颠倒。一大人惊骇地大叫：快下来，你们不会水，掉下去就没命了。她们不听，疯笑着一起大唱：鱼儿柳是花轿，乘坐好似云里飘。东南小风一身爽，下雨洗个凉水澡。

我 10 岁时，鱼儿柳还枝叶繁茂，发达根系所吃的土壤却被坑水掏空，虬状的根蜘蛛网般裸露在水里，成了鱼虾的藏身处。

后来，鱼儿柳越来越老了，苍老的树皮皴裂着又宽又深的口子，里面滋生着葱郁的绿锈，显示着它无奈的衰老。但它仍倔强地挺立在浩淼的水面上，昭示着坚强的意志和敢于蔑视一切的斗争精神。

1957 年，我们这里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水，鱼儿柳却帮我们胜利地度过了这场灾难。大水是上游水库堤岸崩塌造成的，村中街道上水深齐胸，房倒屋塌，黑压压的鱼群从房屋的废墟里窜过，到处一片哀嚎。大水是深夜 10 点来的，一声撕裂的喊叫，把人们从梦中惊醒：“水来了，大水来了！”这声音是生产队长李良庄探水路上跑着喊的，简直没个人腔儿。我从床上跳起来，赶紧从屋里往外搬东西。水来

得特快，我们没把粮食挪完，村里已传来了“咕咚咕咚”的房倒声和“唉呀，我的天啊”的哭叫声。我家的房子是新盖的砖包墙，不会马上就倒，可屋里的水已没过膝，父亲吓得浑身像筛糠，搬东西也力不从心。我见到瑟瑟缩缩的母亲，赶紧把弟弟喊过来，背着她往外逃。母亲是个身材瘦弱的人，经不住水的浸泡，逃到哪里呢？我们忽然想到了鱼儿柳。

水越涨越高，全村一片汪洋，此时坑边的水已经深到脖儿，仰着头才能避开，可鱼儿柳却像一座小岛，迎着着洪水的冲击。我和弟弟双手举着，把母亲抬到鱼儿柳上，放置在枝桠间。鱼儿柳的枝桠很多已经枯朽，我们又找了几块木板棚上。我们刚要凫水离去，母亲又喊着把她的小包袱送到树上。小包袱里是一把破棉裤、破袄套。我真想说母亲要财不要命，当时虽然没说，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流了泪——在那贫穷的年月，一把破套子可是她的宝贝呀！大水过后，母亲备了香纸爆竹，跪在鱼儿柳跟前磕了三个响头：鱼儿柳救了她的命，保了她的财。

不久，衰老的鱼儿柳身上已

有空洞，春季到来时虽有新生枝条，但稀疏得可怜。

鱼儿柳根部的岸边时不时还有新的洞孔出现，村里爱捉黄鳝的人已经捉住了好几条。黄鳝的巢穴，有进口也有透气孔，透气孔都在岸边的水上方。捉黄鳝是个很有趣味的游戏，在进口处促水，在透气孔捕捉，我一小就掌握得很熟练。这天，天气潮湿闷热，我蹲在坑边寻找黄鳝的出气孔。这时我忽然发现鱼儿柳枝头上盘着一条擀面杖粗的蛇，细看有两条尾巴。谁见过双尾蛇？我大叫起来，惊得全村人都来看稀奇。很多人都说是鱼儿柳滋育的神虫，不要捉它，很多老太婆还拿来香纸供奉。在人们的祈祷声中，双尾蛇离树而去，头朝东南轻巧地浮在水面上，双尾留下两道水波，水波合拢，准确地合成一道连环“8”字。“888 就要发”，人们默默地念着，深情地望着双尾蛇远去，久久不愿离开。

后来，父亲把鱼儿柳出了，又栽了一棵新柳，但人们总没能把鱼儿柳忘却，每走到坑边，总要看一眼鱼儿柳生长的地方，希望新柳苗快快成长。



古镇水乡

亦连一摄

好想拥有你

■张琛裕

好想拥有你。从我见到你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已经被你抓紧。你那瀑布般的头发自然地披在肩上，长长的刘海盖住了你那紫色的双眸。

你那双令人迷恋的眼睛里永远带着一丝迷茫和一丝悲伤。但你仿佛永远都是那么自信，似乎没有人可以超越你。

每次我路过狗市，我的心便会狂跳不已，为什么？因为我又看见了你。

我好想拥有你，害怕你被别人抢走。

后来，我终于拥有了你。

如果哪天见不到你，我的灵魂便像是找不到归宿。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不能失去你！

记得那年吗？你我一起来到公园，轻轻漫步，你轻嗅花儿，却不舍摘下。那时，我看到，花海仿佛以你为中心。我不觉有些痴了。记得吗？我们还一起聆听鸟叫，听流水欢快的笑语……知道吗？那几年，是我最开心的几年，我们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没有烦恼，只有开心。

可是，那一天，你突如其来的发病让我不知所措，我听你轻轻呜咽，仿佛呓语什么，然后，你带着微笑去了天堂。

“不！不要，你不要走，你回来！”我撕心裂肺。我把你埋到了山上。你知道吗？那年，满山遍野开满了不知名的小红花，红得像血，仿佛花儿都不舍得你走，要从死神面前把你拉回来。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在有生之年为你祈福，让你来生幸福。

真的，真的好想再次拥有你，我的泰迪，我的宝贝！

小说

中秋，母亲住进了医院。我请假照顾老人。

晚上 10 点多，一位女医生提着水果和鲜花来到我母亲的病房，她仔细询问我母亲的情况。我愣了，这女医生竟是我初中曾追求的女孩。快三十年了，从懵懂少年的羞涩到中年的沉稳，我们都变了模样，上上下下打量，还保留少年的朦胧。

不认识了？

我摇头微笑。怎么，你有空？

今晚值班。我科室的护士说有一个大学教授照顾病号，这个名字非常耳熟。我刚从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回来，才得知的。

母亲睡了。

老同学，谁也没想到在这相遇。也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有相互倾诉的欲望。我走进了她办公室。

她热情地给我沏了一杯茉莉花茶，莞尔一笑。我双手捧杯，茉莉花的香气沁入心脾。她的眼睛还是

少年爱情

■清水

那样迷人，我的心里掀起了波澜。

还记起少年的事情吗？我微笑说。

你给我写的情书。女孩子收的第一份情书，当然印象深刻。你在信中写到：爱我的眼睛，爱我的大方，爱我的活泼，今生要做我的丈夫。她爽快地说。

我笑了，信的内容已淡忘了。

那时，你是班长，我是文艺委员。你很有能力，把咱班管理得很好，常常得流动红旗。说实话，我也喜欢你，不敢表白。读了内容，美滋滋的。

小小年纪，我们竟坠入爱河。我感叹说，记得初冬的一个晚上，皎洁的月光下，我吻了你，你的嘴唇很温暖。

她笑得依然灿烂。

少年爱情，就像一则童话，她说。

年少谈情说爱，就会迷失方向，她点点头。

是呀，我的学习成绩逐渐下

滑。母亲再三逼问，为什么成绩这么糟糕。无奈，我如实坦白。母亲板上钉钉地说，上学不准谈恋爱，小孩子，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情？现在悬崖勒马，为时不晚。

我哭着说，咱们告别昔日的良辰美景。你泪眼迷离，那时，你伤透了心。

是呀，小小年纪，以为喜欢就等于爱情，把爱情想得太简单了。由于父母调到城里，我随之转学，后来，我考取医学院，做了医生。

老同学，如果我们谈下去，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也许，我不会走出农村，更不会当大学教授。

岁月不饶人，我们都是中年人。少年的幼稚，我们都原谅自己吧，过去的，让它走远。回忆一下，也增添了生活情趣。

明亮的月光洒在室内，与灯光相互交融。少年爱情，即使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心底。

今夜，我无眠。

光棍

■于扬

吃掉甜腻的冰糕 就剩下一根光光的竹棍
身居北方的我
没有见过婆婆的竹林
我的心智还小 只惊异于它
被脱光的翠绿丢弃在了那里

它肯定一路沧桑 把呢喃丢在了
一片白雪的冰糕里
幸运地被我低廉赎回
用清水洗净 一根根积攒起来
让它成为我
一堆童年玩具中的另类

横七竖八的冰糕棍
早已被砍刀化整为零
而我成竹在胸 无需图纸
一个下午的时光
我就把它精巧地组合成
一只通透的鸟笼

这是我小时候的
手工制作 兴趣盎然的游戏
我迷恋那光光的竹棍
打造玲珑的小屋
却不知它难以抵抗风雨
直到今天 这种危害还在延续

长相守

■陈奎林

路的尽头

你牵起了我的手

要我和你一起走

我幸福地点了点头

共度人生之秋

工作之后 在那个下雨的路口

你说要分手

我无力再挽留

你说你是笼中的鸟儿

渴望蓝天的自由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只要你快乐

我也不会强求

何必再找这样的借口

只要能曾经拥有

何必在乎天长地久

我无语 泪已流

只是你再也尝不到我烧的菜

再也喝不到我煮的酒

上帝说 前世的五百次回眸

才换来今生的重聚首

若干年之后 还是在那个路口

你又拉起了我的手

要我和你长相守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浪子回头 共携白首

直到那个多事的秋

值班电话把你叫走

你再也沒回头

与歹徒搏斗

静静地躺在了执勤的那个路口

我哭着喊着拉着你的手

我不但在乎曾经拥有

更在乎天长地久

如果有来生 还是那个路口

等着你牵我的手

一起走

龙湖风光二首

■牛金铭

晨曦景色

漫步龙湖万顷堤，

晨曦远眺更多姿。

红莲倒影鱼读画，

绿柳垂烟鸟咏诗。

游目天水一色染，

微风吹皱百重丝。

舟艇逐浪惊鸥鹭，

神往心驰不自知。

碧波晚照

万顷碧波绕古城，

霞光铺水映天红。

琼楼玉宇嵌银镜，

瓦舍渔村岚影中。

岸柳浓荫映带水，

渔舟荡漾载歌声。

一湖晚景迷人醉，

更有斜阳照九龙。